

近现代书人二十家诗评

李檣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近现代书人二十家诗评

李檣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现代书人二十家诗评 / 李樯 著 . --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2017.7
ISBN 978-7-5458-1471-2

I . ①近… II . ①李… III . ①诗歌评论—中国—近现代 IV .
①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9329 号

近现代书人二十家诗评

李樯 著
责任编辑 杨柏伟
装帧设计 杨钟玮
技术编辑 吴 放
美术编辑 汪 昊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印 刷 上海豪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8.75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8-1471-2/I.392
定 价 60.00 元

吴昌硕	〇一二
康有为	〇一八
齐白石	〇二四
黄宾虹	〇三〇
李叔同	〇三六
鲁 迅	〇四二
谢无量	〇四八
郭沫若	〇五四
茅 盾	〇六〇
潘天寿	〇六六
丰子恺	〇七二
张大千	〇七八
朱复戡	〇八四
梁实秋	〇九〇
胡兰成	〇九六
文怀沙	一〇二
启 功	一〇八
冯其庸	一一四
王学仲	一二〇
沈 鹏	一二六
曾来德	一三二

序

李樯君来访，说是写了几首诗，请我看看，并且，要求写点介绍性的文字。我想年轻的书画家，多好写一些五、七言的绝句，做题画之用。可是这类作品，名为“绝句”，其实大多不合绝句的格律，其中比较普遍的毛病是平仄不调。说来这事很奇怪，小学一年级的上一学期，开始就学拼音，就讲声调。可是声调问题，往往成为一些人终生不可逾越的大山，这是什么原因呢？该不会是怪他们的小学老师吧！

当我打开李樯诗稿的时候，有些惊讶。他做的不是近体，而是二十一首古体诗。古体诗不仅篇幅大，内容多，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而且也有它的不同于近体的形式要求。坊间所见介绍旧诗格律的书，都是讲近体的，还没有见到介绍古风体格律要求的书，就像欧洲海洋法系一样，没有成文的法典，只能“遵循先例”进行判案，也就是说，作古风体，在句式上，韵律和声调上，乃至常用语上，都要是有先例的，也就是前人曾经使用过的。否则，就作成鼓儿词和快板书了。其实鼓儿词和快板书也都各有其形式要求，更是外行人不能染指的领域。各行各业都是学问，俗谚说：“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古人云：“能读千赋则善赋，能观千剑则晓剑。”能写出大体符合格式的古风体诗，必是读过不计其数的古诗的。

李樯的诗，词句清丽，篇篇古雅可诵。用典皆信手拈来，看似不太着意，其实都是有出处的。如关于康有为的诗，几乎句句用典。其

中有古典，也有今典。有的地方暗用典故，如关于谢无量的诗中有“矮纸斜行是馀事”和“细雨剑阁作闲吟”两句，表面看来只是平常的叙述句，其实上句暗含陆游诗“矮纸斜行闲作草”，喻写字消遣；下句暗含陆游诗“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喻作诗。有时用典只轻轻一点，并不和盘托出，如关于启功诗的赘语中说：“由此想起了杜甫有名的那首绝句，在此不引也罢。”读到这里读者自会知道，指的是“王杨卢骆当时休，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里流。”这样读者自己想起，比作者说出来，印象还深刻。这是他估计读者能知道的。有时他觉得他的读者，对比较生僻的典故可能不太熟悉，为避免查找索解的困难，他便在赘语中加以解释，如关于梁实秋的诗中有“掷果盈车不足数，轻衫侧帽拟不差。”“掷果潘安”或许还有人知道，独孤信“轻衫侧帽”的故事，确实是古代史书中的边角料。工具书上都查不到的，他都一一在赘语中指明了出处。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他阅读范围之宽泛及阅读的熟练程度，都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关于谢无量、李叔同和丰子恺三首中，透露出作者佛学造诣之深。凡



此种种，都说明他学养深厚，按他的年纪，好像不该达此境界的。在当前年轻人于传统文化方面普遍粗疏、浅薄的情况下，他的出现有些另类。

至于内容，对于近现代以来二十多位书家的议论和批评，他的意见有的我很赞同，如对文怀沙老先生所说的公道话，如论及梁实秋对书法前途的先见，如宗教信仰对形成丰子恺风格的影响，都是很准确的。但也有许多议论不敢苟同，不论赞扬的意见或是指斥的意见，我都有不同意的地方。但是我总的来说赞成他的态度。他对前人的赞扬没有过头话，没有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吹捧。批评也不避权威。所批评的也有理有据，假令被批评者本人再来，也得心服口服，无可争辩。有时说些题外的话，旁敲侧击几句，表现出作者的幽默感和夹枪带棒的调侃文风，也是颇露才情的。所批评的现象，圈内人自可心照不宣，圈外人不了解的也就不必多问了。书法界需要健康的批评，不论对故去的书家，还是现在还活着的人，都可进行公开的议论和评价，以代替那种表面上露骨的吹捧，背后却恶毒诋毁贬损的庸俗之风。

因为赞成他的态度，所以乐于为他的书写序。

张延龄

2017.2

弁言

以诗论书，古有成例。盖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书者，心画也。故诗人每以歌诗论书，或自抒其胸臆，或貌古书之奇，或品前贤书作。杜工部《李潮小篆八分歌》云：“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此工部以歌诗题汉人书《老子铭》，亦可知工部之好尚也。韩昌黎有《石鼓歌》，极写《石鼓》书法之瑰丽雄奇，至今论《石鼓》书法者引以为据，颂之不辍。东坡公《和子由论书诗》云：“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世俗笔苦骄，众中强巍峨。锺张忽已远，此语与时左。”此东坡公之自述也。坡公又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观坡公之书，知此言非虚。公既天才纵横，睥睨一世，法度云云，固非为公所设也。僧道潜《参寥子诗集》有论书绝句云：“论书当亦似论兵，军律非严事不成。行伍会须同比栳，出奇方可语纵横。”言书法如军律，非严谨不足以成事，而今人知此者少。华镇《云溪居士集》卷五论李西台诗帖句云：“古来论书如论马，不看皮毛看筋骨。赤骥虽瘦神采骏，骨筋强奇气突兀。点画筋骨生笔端，昔人小技不自忽。用笔临纸如用兵，敌阵深攻横驰突。”论作书之意，与道潜相近。赵松雪，善书者也，有论书绝句云：“右军潇洒更清真，落笔奔腾思入神。《裹鲊》若能长住世，子鸾未必可惊人。苍藤古木千年意，野草闲花几日春。书法不传今已久，楮君毛颖向谁陈？”松雪道

人，元世之右军，悟笔法之奇，而当世无可相与论析之者，公之孤寂可知。晚于松雪道人者有刘因，其《静修集》卷十九论米元章论书帖云：

“书家豪猛见世变，寥寥钟鼎今几尘？古人胸次无滞迹，意外萧散余天真。爱书爱画即欲死，狂绝俗绝无此人。臭秽功名皆一戏，渠言夸矣君勿闻。”其于米元章，亦可谓爱恨交加矣。至如包世臣、康南海之以诗论书，为人既夸诞不经，其论书亦不足取。今日之善以诗论书者推启功元白，以绝句百首论历代书家，直中肯綮，精彩绝伦，可谓古今无两。亦有慕其迹而效法之者，余每闻而笑之，以为不足为也，不过东施效颦，徒见其丑。得橧兄论书之诗，余乃蹶然而惊曰：以诗论书，当如是也！

橧兄生长邹鲁，沾濡圣迹，书艺精通，固不足奇。其可怪者，书道之外，复精古体诗文。余尝藉欧阳文忠之言曰：书之衰，莫衰于今世。古人六岁入小学，即能操笔作书，诵读历代诗文，如是积数十年，无不能书者，亦无不能诗者。今日则不然，研习书艺者虽无数，而徒知使转提按、分间布白，其能读书者，百人之中，不过见其一二，故其书不足贵也。其能以读书而求古先贤之意，融会贯通，商略古今者，盖千人之中不一二见焉。橧兄，善书者也，复诵古先贤之诗书，能得其本意，而以歌诗出之，商略近代书家之得失，此所谓千人之英者。余以是益敬之焉。

橧兄既善书者，其论近人书家之得失若指诸掌。余检其名目，得二十人，皆近世当世之英杰也。其艺文成就，海内皆知，未可多言。唯诸公书法，风采既异，高下亦殊，今人论之者，多耳食之言，无根之论，谄谀而颂美者多，得其真实者少。橧兄既精于书道，每发言，辄能中其要害。其论康南海，斥其“强指甲碑出乙碑，雌黄不分信口吐。北碑固可捧上天，唐楷真个不足数？自诩奇逸人中龙，妄称开张天岸马。”“竟以丑怪作雄

强，犬豕从来不类虎。为人为学皆极端，方言评之曰胡杵！”其论白石老人书，言其“行书看似不经意，万千思绪幅内藏。使转柔和实少见，不似平时肆张扬。”其论黄宾虹、吴缶翁，曰“衰年变法两大师，缶翁宾翁路径分。二公未可分轩轻，近代艺术两昆仑。”其论弘一法师，直言“自从弘一衣淄后，法书变化何太骤！遒骏北碑已不见，线条软弱形体瘦。后人评论信口出，皆说跻臻高成就。空灵枯寂皆谄语，禅意云云也大谬。舍弃一切有为法，岂能艺术再追求！”其论郭公沫若，云“发奸擿伏寻慝匿，曾使丑类尽胆寒。如何大功告成后，前后判然如两人？”皆直抒胸臆，深得吾心。其论梁实秋、胡兰成等人书，亦能中其肯綮，要言不烦。其颂潘公天寿也，则曰“先生悲剧何由致？令人一思一泫然。”爱憎之间，胸廓已见，一唱三叹，皆令余击节以赞。余素日亦喜论前人之书，然论则论矣，未尝著之于文字也。今得橧兄之诗，一一皆与余心相合，余虽掷笔不录可也。

橧兄论书之诗既得二十余首矣，裒而成集，属余弁言于其前。余闻而惶恐，以为不足当也。然橧兄之所论列，皆余久欲言之者。橧兄既已言之，余不言可也。弁言于其前，谢橧兄之劳也！橧兄甚劳而余甚逸安，不亦可乎！橧兄其勉之！

維三桂

丁酉春月于京华之琴音堂。

答友人问

——《近现代书人二十家诗评》代前言

问：你是怎样计划写这本书的？

答：没有计划，它不是计划中的产物。记不清确切的时间了，好像在四五年前，可能当时正读一些古风体的诗歌，偶然接触一个书法欣赏的问题，也忘了最早是看谁的了，不觉得便用古风诗体裁诗了一首，来发抒对此人书作的看法，写后觉得很舒服，此后接二连三写上了瘾。写完就放在那儿。几乎有了一大半篇目了，才想起集成这样一个小册子的。

问：你为什么要用古体诗来抒写这类书法欣赏的内容呢？

答：因为这种题材容量大，可以写得很长，同时比较自由，格律限制相对而言不太严格，这样能够畅所欲言。本来书道中人论书法，有作《论书绝句》的传统。王文治、阮元、包世臣、康有为均有《论书绝句》之作，尤其是当代启功先生《论书绝句百首》，论书法艺术的方方面面，更是这方面的扛鼎之作。但是四句二十八个字说清楚一方面的事情，非有高度概括能力不可，自揣学力、见识都达不到，勉强地东施效颦，徒增笑柄。宁可用这种笨办法，多饶舌几句，免得被人笑话。

问：古体诗是种什么样的诗体呢？

答：“古体诗”是对应近体诗而言的，它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在近体诗即律诗和绝句的格律定型以后，在此以前的诗体通称古体诗。如果细分，古体诗还可分为古风体、歌行体、乐府体等多种。一切事物都是由

简单到复杂的，随着语言的发展，韵文的形式由《诗经》的四言发展到五言，无名氏的作品《古诗十九首》便是，作者留下名字的便是魏晋五言诗。乐府诗也有自身的传统，近体诗兴起以后，古诗各种题裁仍继续应用和发展着。历代诗人都作古体诗，近代柳亚子、黄遵宪都是写古诗的大家，当代赵朴初、钱锺书也都有传世的古诗作品。

问：写古体诗要遵循怎样的格律？

答：讲近体诗格律的书倒是有多种，恕我孤陋寡闻，真还没见过专讲古体诗格律的专著。古体诗当然也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没有专门的著作，就只好从古典名著的例证中来慢慢领会、熟悉，就像西方欧陆法系按法律条文判案，英伦海洋法系则按过去的判例判案一样。凡是过去经典名作有过的结构、句式，都应视作是合格的，凡是过去经典名作用过的韵律、声调，也都是合格的，我们做古体诗的时候，也可以采用。

问：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

答：先说篇幅可短可长，“雨雪霏霏雀劳利，长嘴饱满短嘴饥”（北朝乐府《雀劳利歌辞》）只两句，李白《静夜思》只四句，孟郊《游子吟》只六句，但白居易《长恨歌》一百二十句，李白《赠韦太守良宰》一百六十六句，古人还有至二百韵计四百句者。

再说句式，典型的是没有变化的五言或七言的句式。变化的格式就太多了，可以用两个三字句顶一个七言句，如“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杜甫《兵车行》），又如“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生死”（李白《襄阳歌》）。超过七字以上的例子很多，一般是七字句，上面加三个字或四个字，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又如“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也可以直接就是超过七字的长句子，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天

姥吟》），“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李白《天姥吟》），各有一个九字句。“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李白《蜀道难》），竟有一句十一个字的。有的五言与七言相兼着使用，如“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鲍照《行路难》），“悔作商人妇，青春常别离，如今正好同欢乐，君去荣华谁得知（李白《江夏行》）。甚至可以四、五、七言杂用，如“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李白《蜀道难》）。一般情况下都是双句，连缀成篇，每两句为一个单位。一个上句不押韵，一个下句押韵。最后押韵的那个字就是“韵脚”。但是也有三句一个单位，即有两个上句或两个下句的，如“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除开头两句外，以下都是三句为一番，如“轮台九日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直至篇末“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还有韵律，是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的，古诗开始时当然是用古韵。“平水韵”出，作古诗也可以用平水韵，今人做古诗用普通话新韵也不算错，关于声调的问题，至南北朝的齐梁之间，沈约等人才发现汉语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声调是语言中固有的，在此之前没有发现，不等于古人不讲声调的抑扬。说古体诗相对自由，是说可以压平声韵，也可以押仄声韵，可以一韵到底，也可以中间换韵。押平声韵的时候，最好单句用仄声字，押仄声字的时候最好上句用平声字。

问：你怎么看你对这些书法家的评价？

答：仅是对个别作品的一时的印象，绝对不可作为定论，一切艺术欣赏，都是主客体的互动。单以书法而论，一幅书作固然是固定的，但是一个书家，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为不同的用途所做的不同内容的作品，会有很大的差别，作为欣赏者，在不同的欣赏环境，带着不同的感情、

情绪，印象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千个人看莎剧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千个人谈《红楼梦》，会有一千个贾宝玉、林黛玉。同样的秋天，愉快的时候会感到清爽，不愉快的时候会感到悲凉。红色可以使人热烈，也可以使人烦躁。所以，同一位书法家的同一幅作品，今天看会和昨天有不同的感觉，当然固定的看法会有，变化也会有，而且都不可能是准确的。

还有一点应说明的，艺术作品是作用于感官，影响感情和情绪的，随着情绪的波动，有时会有一些极端的、偏激的表达。四平八稳的、面面俱到的、无过无不及的、详尽准确的话，是政治家在公共场合的话，是老师在课堂上讲课的话。不极端、不偏激便不成其为一个艺术家了，所以可以用感官去直接感知作品，但是一定要用理性来理解别人的间接的感知，所以希望读者不要受了我的误导，也不要受了其他一些理论、解说的误导。

问：今后，你还会继续写此类的诗歌和文章吗？

答：这就说不定了，本来养成了习惯，如果不合成这个小册子，今后欣赏别家作品，还可能再用古体诗来表达一下感受。合成了这个小册子，可能就把这个习惯打断了，就像往布袋里面装东西，一扎上布袋口，就不轻易打开了。也可能积习使我继续做下去，过几年，再出个小册子也说不定。即使再搞个小册子，也会是个改头换面的小册子。固定了，僵化了，也就不是艺术了。

问：你还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答：希望读者喜欢我这个小册子，也希望和朋友们交流切磋，更希望专家、师友们的批评和指导。

吴昌硕	〇一二
康有为	〇一八
齐白石	〇二四
黄宾虹	〇三〇
李叔同	〇三六
鲁 迅	〇四二
谢无量	〇四八
郭沫若	〇五四
茅 盾	〇六〇
潘天寿	〇六六
丰子恺	〇七二
张大千	〇七八
朱复戡	〇八四
梁实秋	〇九〇
胡兰成	〇九六
文怀沙	一〇二
启 功	一〇八
冯其庸	一一四
王学仲	一二〇
沈 鹏	一二六
曾来德	一三二

吴昌硕

开埠通商七十年，十里洋场已蔚然。
又逢辛亥鼎革季，前朝贵族失特权。
孤臣孽子麇集处，卸却官架入市廛。
程朱不能当饭吃，书画倒可换“七件”。
纷然如同过江鲫，好个过渡文化圈。
缶翁忽作不速客，一脚踏进上海滩。
市井鬻艺求生计，笔刀为耒石作田。
诗书画印俱皆擅，书卷气韵盎于面。
朴面风兼金石气，根通太古连星躔。
猎碣倾侧饶趣味，复活了秦印秦权秦诏版。
衰年变法出新貌，生辣雄浑含逸隼。
巨儒名公皆侧目，望尘只把马首瞻。
犹如项王战钜鹿，诸侯壁上仰面观。
加盟豫园会，邀入题襟馆。
执掌西泠社，九老奉为先。
时代真个变化了，平民阶层长艺坛。

历史脚步向前迈，呼唤罡风扫灰埃。
应运而生是贤者，应劫而生成祸害。
开出艺术新气候，前朝颓靡永不再。
艺坛出了吴昌硕，历史进入近现代。

開埠通商七十年十王河場已蔚然又逢辛亥鼎革
前朝貴族失勢權孤且孽千塵園集亦卸却官架
入市塵程朱不能省飯吃也通俗可換七件珍如
通江鮑魚個又化園金如忽此不速客一脚踏進上海
灘市井強囂擊求生計筆刀為末石佳田詩去也印
皆擅士老老言談盡於西樸面風兼金石守松西太古
聯星塵塵獵傾側饒趣味活活素印主權者治
衰年變法出新貌生辣雄渾含逸騁巨儒名公皆目望
塵只把馬醫膽猶如項王戰鉅鹿諸侯壁上仰面觀
加盟豫圍會邊一題襟館執掌西冷社九老奉為先
時代立個變化了不個不階為老藝壇歷史而前道也
喚醒風掃女坡更逢而生之應劫而生成禍害并出藝術新
氣候前朝頹靡永不再藝壇出了吳昌碩歷史進入新現代